

爱神花园

小巷问酒

· 鲍世远 著



全国文学创作上海中心

③ 百家出版社

爱神花园丛书

鲍世远 著

全国文学创作上海中心

策划：臧建民 艾以

小巷回酒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③ 百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巷问酒/鲍世远著. —上海: 百家出版社,
2004.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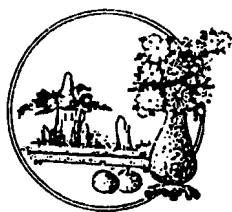
(爱神花园丛书)

ISBN 7-80703-191-3

I. 爱… II. 鲍…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5090 号

书 名 爱神花园·小巷问酒
著 者 鲍世远
责任编辑 朱士信 刘小明
特约编辑 越 人
封面创意 费爱能
封面设计 许学礼
出版发行 百家出版社 (上海天钥桥路 180 弄 2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安徽省地质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703-191-3
总 定 价 200.00 元 (共 8 本)



《爱神花园丛书》序

艾以老友来，得知上海作协十多位作家朋友正在为“爱神花园丛书”撰稿，即可陆续出版。他们都身体健康，关心国家大事，著述不息，精神可佩，深为高兴。“爱神花园”，不就是上海作家协会内那座树有美丽女神雕像的幽雅花园么？多年来，大家常在这里开会讨论。此时我们或冉冉欲老，或垂垂已老，在含饴弄孙之余，仍能不忘人文旧业，各就所思所感，通过各种文体，写出来嘉惠后人，正是我国自古以来有志之士保持优良文化传统的一种表现。

我们这些人，深受古贤遗训的影响，相信“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至理，因为我们都是在祖国忧患重重的艰危环境中生活过来的。至今我们仍生活在两个世纪中间，目击身经到近百年来各种急迫巨变，甜酸苦辣的世味都尝到过。从

艰苦备尝，到又见曙光，这些都是当代青年所未有的。凭着这些真实感受与深切体验，还愿为我们的历史多留下些直接、可信的资料，应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对过去我们经历过的生活，包括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制统治，以及上世纪五十年代后的反复多次的运动，直到达到顶点的极“左”文革，至今是否已有真正认真、比较深刻的批判、总结？是否只在经济上几乎已危急到崩溃的边缘？事实决非如此。问题的症结如只在此，则现在经过改革经济已有起色之后，世风败坏应已改观，然而种种违法乱纪、贪污腐败、坑蒙拐骗、管理失控的现象却仍很严重，成为大家焦虑的中心。我国古代有许多名言：“温故知新”、“革故鼎新”、“推陈出新”、“多难兴邦”、“有备无患”……不胜列举，说的都是大家应有“忧患意识”，坦率、敢于面对过去的失误，深刻总结过去，汲取历史教训，找出失误之根，才真正能够复兴，达到安定、繁荣、富强。这些箴言，都是前贤留下极宝贵的资源，只有洗心革面，真正做到了，做实了，才能创出新局面，新境界。切忌掩盖、淡化、粉饰，纵使大是大非，仍稀里糊涂。似是而非，是难以真正根除顽疾，轻装前进的。

我想，我们必须在这方面更多深入改革下去，以期在政治文明、学术发展、文艺创作、科技创新诸领域发挥更大作用。要有持续进步，这种努力总不可少。

我的这些朋友，过去都已写出不少佳作，卓有成绩。相信他们这些新作里，会有更奋发的精神，在他们这些佳作里，有更好的体现。

我也愿追随诸位之后，尽其绵力。写这几句，与朋友们共勉。

2004年4月3日



自序

今年清明刚过，我们数十位离休老同志同游扬州。走进瘦西湖，只见满天“雪花”纷飞。阳春三月，何来飘雪？

原来是柳絮飞舞。此情此景，使我想起苏东坡的一首诗：

梨花浅白柳深青，
柳絮飞时花满城；
惆怅东阑一树雪，
人生看得几清明。

这首诗似在提醒我，人生苦短，可要抓紧时日，多读点书，多做事。

读书看报，热爱生活，观察思考，笔耕不辍，是我晚年生活的主要内容。

我比较喜欢用短小的篇幅，颂扬一种人格，抒发一点感慨，赞赏一些美感，寄托一片情意。我的心意尽在笔耕中。

读书写作之余，我乐于作生态旅游，当人与大自然拥抱，人

与人文景观交融，生活显得更自在，更有情趣，更增添丰富内容。

前些日子，我瞻仰了扬州安乐巷中的朱自清故居；重访了杭州金沙港修葺一新的“燕南寄庐”（盖叫天故居），留给我深深的感触与教益。朱自清一生清贫，一身正气。他虽已匆匆远去，但荷塘月色依旧，背影长留，他仿佛从未离开故土。盖叫天绝不趋炎附势，毫无奴颜媚骨，晚年他受尽苦难，从不改燕南真好汉本色，留在人们心中，他永远是个江南活武松。

“人生看得几清明”。愿我活到老、学到老，笔耕不停步。

——2004年5月于四得斋

目 录



第一辑 思念大师

梅大与盖五·····	(3)
俞五与姜六·····	(6)
梅兰芳的三位琴师·····	(9)
吴昌硕荀慧生师徒情深 ·····	(13)
“咱们演员要读书” ·····	(16)
听盖叫天谈艺 ·····	(18)
盖叫天情系苏州 ·····	(20)
艺高德劭 ·····	(23)
思念大师 ·····	(25)
“林三爷”之死·····	(27)
杨宝森饮誉上海滩 ·····	(29)
萧伯纳在上海的一天 ·····	(31)
戚派艺术通俗美 ·····	(34)
商芳臣的胆识	
——从越剧老生挂头牌谈起 ·····	(37)

张云霞三奇	(40)
姑苏一名家	(42)
华君武爱结忘年交	(44)
跳加官	(46)
哑剧二题	(48)
指挥劲歌六十年	
——贺司徒汉	(50)
复旦的学校剧团	(52)
周总理与“猴戏”	(54)
“猴戏”谈趣	(56)
“不务正业”与“务正业”	
——有感于昆剧演员计镇华演越剧	(58)
“麒派花旦”音容永在	(60)
名丑说“三宝”	(62)
何叫天与他的“连环句”	(64)
另一位执导《封神榜》的人	(66)
细细《搜山》愤愤《打车》	(68)
《琼花》重放	(70)
“义演”漫谈	(72)
上海有这样一个“票房”	(74)
两种版本好	(76)
保护稀有剧种	(78)
蛋雕一绝	(80)
“戏”水长流	(82)

孤本电影	(84)
魏明伦的“三求”与“三戒”	(86)
别开生面的新路	(88)
石筱英病中谈配角	(90)
《天下第一楼》精神	(93)
舞台上的外国戏	(95)
以“笑”见大	(97)
“死”中求美	(99)
“笑”中求真	(101)
迎浙江绍剧团有感	(103)
甬坛恋情	(105)
戏曲中的醒世剧	(107)
三楼观众	(109)
“无名”电影	(111)
剧场内外	
——上海木偶剧团访问联邦德国见闻	(113)
此舞只应冰上有	
——记美国冰上舞蹈团的演出	(115)
一部触目惊心的电视片	(117)
“版画珍珠”——藏书票	(119)
台下功夫辨	(121)
车厢趣谈	(123)
“社戏”今昔	(125)
永不“宁滥勿缺”	(127)

第二辑 小巷问酒

难忘太湖三山岛·····	(131)
诗巢快阁·····	(134)
“杨子荣”开店好自在·····	(136)
小巷问酒·····	(138)
巧遇兰翁·····	(140)
白头吟·····	(142)
雪雾中登阿尔卑斯山·····	(143)
《涤庐随笔》后记·····	(145)
大姐十年祭·····	(148)
德元楼说书小记·····	(150)
相思鸟之恋·····	(154)
“慢镜头”的遐想·····	(156)
“戏说”的异变·····	(158)
漫话《三愿》·····	(160)
大马哈鱼的联想·····	(162)
话说“检查效应”·····	(164)
并非“小事一桩”·····	(166)
从《南京大屠杀》易名想起·····	(168)
且说“问题”·····	(170)
“该出手”与“不出手”·····	(171)
老人与打假·····	(173)

“永不凯旋”	(175)
“啊？ 嗯？ 唔？” 及其他	(177)
鸽趣	(179)
义禽白鹤	(181)
乌毡帽传奇	(183)
金色的纪念册	(185)
“张园” 叙旧	(187)
郑福斋的酸梅汤	(189)
四川恐龙窝	(191)
扬州“富春茶社”的名点佳肴	(193)
老人的喜与忧	(195)
从“月饼新闻”说起	(197)
难忘佳肴“万三蹄”	(199)
馅儿饼春卷及其他	(201)
世之不义愧斯禽	(203)
许四海说茶	(205)
牙签“造塔”	(207)
食花谈趣	(209)
爱吃萨奇马的人	(211)
烛光里诞生缪司社	(213)

第三辑 功夫在书外

梅、周与评弹	(219)
--------------	-------

听书长智·····	(221)
精巧的“微型评话”·····	(223)
病中情·····	(225)
若要苦,说《水浒》·····	(227)
“巧嘴”艺术·····	(229)
功夫在书外·····	(231)
评弹一枝笔·····	(233)
心音交融·····	(235)
姚荫梅的小本子·····	(237)
扳错头·····	(239)
自讨苦吃·····	(241)
寄语后生·····	(243)
一次成功的尝试	
——听中篇评话《血海忠魂》·····	(245)
打“狗”不比打虎易·····	(247)
一块“醒木”得失记·····	(249)
表意运法·····	(251)
老耳朵·····	(253)
想起了弹词开篇《一粒米》·····	(255)
书坛拾趣·····	(257)
洋书迷娶亲·····	(259)
久播不衰的《星期书会》·····	(261)
书坛球迷·····	(263)

第一辑

思念大师

梅大与盖五

抗日战争胜利后，田汉同志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欣然作诗云：“烽烟九载未相忘，重遇龟年喜欲狂。”“龟年”，这里是指田老所相识的戏曲界的演员。他在诗中说：“留须谢客称梅大”，是对梅兰芳在抗战期间蓄须明志的赞赏。他又说：“更有江南伶杰在”，这是对包括盖叫天在内的江南伶杰的器重。盖叫天兄弟五人，他最小，排行第五，人称盖五。

盖叫天虽是武生演员，可他“粗”中有细，重感情，重友谊，广交朋友，一旦结识，引为知己，真诚交往，终生友好。

梅兰芳就是盖叫天的一位知心挚友。梅小盖6岁，他亲昵地称盖为“五哥”，而盖贴心地呼梅为“梅老弟”。

一个是唱旦角的名家，另一个是演武生的好汉，行当不同，极少同台合演，怎么会成为知心好友呢？

梅与盖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他们从小就“痴心于戏”，万劫无悔。他们坚持勤修磨练，刻意创新，他们虚心好学，宽厚待人，绝不趋炎附势，毫无奴颜媚骨。同样的胸怀，同样的抱负，同样的真心，使他们结成了艺坛的知心伙伴。

1913年，梅兰芳第一次到上海丹桂第一台演出刀马旦的戏《穆柯寨》，使上海观众耳目一新。第二年秋末，梅再次来沪演出，仍在丹桂第一台，又获得成功。当时盖叫天是丹桂第一台的基本演员。梅兰芳先后两次在上海演出，对盖叫天的艺术十分钦

佩，他这样写道：“民国四年的一月十日，是我们临别纪念的最后一天，我很早就到了后台，因为我戏码在后，所以踏踏实实地看了头里盖叫天和王麻子（王鸿寿）两出戏。那天是他的《三岔口》，是我最爱看的。还有《白水滩》、《一箭仇》、《武松打店》……也都是他的拿手戏，手眼身法步，没有一样不到家。他的功夫硬是苦练出来，譬如他想在哪一出戏里使一种特别家伙，他可以寒暑不辍，两三年地练下去……像《三岔口》摸黑一场，他们打起来总是严丝合缝，紧密凑手。不要说观众看了出神，就连我们同行中在后台看到那儿，也舍不得走开的。”

盖叫天对梅兰芳的艺术，同样十分赞赏。他常常在卸装之后，站在台侧观赏梅兰芳的表演。梅首次在上海上演《天女散花》，盖叫天认为梅的表演“无论是唱和做，既庄重又文雅”，戏中的舞绸子，是既美妙又雅观，是创造。但盖叫天看出来，这些身段是从武戏《探庄》中吸取过来的，可贵的是，梅善于灵活运用，根据旦角的表演与剧情的需要，加以变化创造，这样，“既然是化了，它就不再是原来的东西，这就是创造。”

盖叫天把他的这些看法，如实地与梅兰芳交换意见。梅说，这些意见一般人是讲不出的，而且一般人也不容易看出来，盖是行家，所以没能逃过他的眼睛。

梅兰芳从小爱看戏，是个有“戏瘾”的人，而盖叫天除了吃饭睡觉，不是练功就是默戏，他说：“不痴不迷，不成为好演员。”他们两人心意相投，曾经商议过希望合演一出戏。

梅兰芳看过盖叫天的《梵王宫》，戏中盖反串花旦，演得很好，梅提议合演一出《姑嫂比剑》，盖会跷工，又会剑术，比起武来一定精彩。转侧一想，盖是武生，要他反串花旦，总觉得难为他了。于是想合演《红拂传》，盖演李靖，梅演红拂女。盖认为他的小生戏演不好，改演虬髯客吧。梅说，虬髯客与红拂女是兄妹，两人怎么会比剑呢。